

《法句[經]註釋》

Dhammapada-aṭṭhakathā

一、雙品

Yamakavagga

1. 護眼長老的故事（*Cakkhupālattheravattu*）

*manopubbaṅgamā [1.3] dhammā,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,
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, bhāsatī vā karotī vā,
tato naṃ dukkhamanveti, cakkamva vahato padaṃ.*

諸法以意為前導，以意為主，由意所造，若以染汙意，或語或行動，由此苦便隨逐，如輪隨獸足。

此開示是在何處說的呢？在舍維提城（*Sāvattihī*）。針對誰而說的？護眼長老（*Cakkhupālatthera*）。

據傳在舍維提城住著一位名叫多金（*Mahāsuvanno*）的家主，他是富貴之人，很多錢財，很富有，但沒有子嗣。一天，他在從浴場沐浴完回來的路上看到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，[心想]這樹上一定住有大威力的天神。於是他將樹下打掃乾淨，建了一個圍欄並鋪上沙子，還豎了一面旗幡。做了這些裝飾後合掌進行禮敬，說：如果能獲得一個兒子或者女兒，我將會來向您做大敬奉。許完願他就離開了。

不久之後他妻子就懷孕了。[1.4]妻子知道自己懷上以後就告訴了他，他照顧她養胎，十個月後她產下一個男孩。在命名的那天，由於這個小孩是這位財主自己通過為神樹提供保護以後獲得的，因此給他取名叫做「護者」（*Pāla*）。後來她又有了另一個兒子，就給他取名為「小護」（*Cūlapāla*），另一個則叫「大護」（*Mahāpāla*）。等他們成年以後就給他們成家了。後來他們的父母都過世了，所有的財產就由他們繼承了。

那時佛陀已轉動起了尊貴的法輪（*varadhammacakko*），次第遊化到了給孤獨長者（*Anāthapiṇḍika*）耗資五億四千萬所建造的祇園林大寺（*Jetavana-mahāvihāra*），為眾生建立了生天之道和解脫之道。如來在他父系親族和母系親族各八萬家庭所共同建立的榕樹大寺（*Nigrodhamahāvihāra*）度過了一個雨安居；在給孤獨長者所建的祇園林大寺度過了十九個雨安居；在維薩卡（*Visākhā*）耗資兩億七千萬所建造的東園（*Pubbārāma*）度過了六個雨安居。如來為了這兩家的大功德[一共]在舍維提城度過了二十五個雨安居。

大施主給孤獨長者和維薩卡每天兩次去侍奉佛陀，去的時候知道年輕的[比丘]、沙彌們會看著我們的手，因此從未空手而去。[因而]午前去時就會帶上各種主食和副食，午後則會帶上五種葯和八種果汁，並且在他們家恆常會準備兩千比丘僧團的座位，誰想要飲食藥物就會如他們所願地提供。

其中給孤獨長者從未問過佛陀任何問題。據說他[出於]如來、尊貴的佛陀、嬌貴的剎帝利，若想著「這位家主對我助益良多」而對我說法，他會疲倦，出於對導師強烈的敬愛他不曾提問。

導師在他坐著時[心想]：「這位富翁在不需要保護之處對我進行保護。我歷經四個不可數又十萬大劫，砍斷自己華飾的頭顱、挖出眼睛、挖出心臟以及施捨珍若生命般的妻兒而圓滿波羅蜜，就只是為了對他人開示佛法而圓滿的[波羅蜜]。他在不需要保護之處保護我，於是[佛陀]就作了一場佛法開示。

那時舍維提城住了七千萬居民，他們當中有五千萬人聽了導師說法後成為了聖弟子，另外兩千萬人還是凡夫。其中的聖弟子只有兩項責任：飯前施予[鉢食]，飯後則手持香、花等，帶著衣服、藥物、果汁等前去聽法。

在那時，大護看到那些聖弟子們手裡拿著香和花前去寺院，[他問]：這群人要去哪裡呢？當聽說是去聽法後，他說：我也要去。去到後禮敬了導師，[接著在]人群的週邊坐下。

諸佛講法都是觀察了[聽眾的]皈依 (*saraṇa*)、持戒 (*sīla*)、出家 (*pabbajja*) 等等親依止 (*upanissaya*; 接近緣由) 後根據其意樂 (*ajjhāsa*; 傾向) 開示佛法。那天佛陀觀察了大護[居士] 的親依止後為他講述了次第論 (*anupubbikatha*)¹，即：佈施論 (*dānakatha*)，持戒論 (*sīlakatha*)，生天論 (*saggakatha*)，諸欲的過患 (*kāmānaṃ ādīnava*)、卑下 (*okāra*)²、雜染，闡明出離的利益。家主大護聽了以後心想：去往他世時，兒女、兄弟、財產都不會跟著去，連身體也不會跟自己一起走，[因而]住於在家對我有何益呢？我要出家！」

在開示結束時他來到導師處請求出家，導師問他：「你有沒有需要徵求其許可的親戚呢？」「師父(*bhante*)，我還有什麼弟弟。」「那就去請求他的許可吧。」

他回答「好的」表示了同意。大護禮敬導師 (*sattha*) 後回到家裡喚來弟弟，對他說：

「弟弟，這個房子裡面的任何財物不管是活的還是沒有生命的，都歸你了，拿去吧。」

「那您要做什麼呢？」[弟弟]問。

「我將去導師那裡出家。」

「哥哥，您在說什麼？母親去世時您就如同我的母親，父親去世時您就如同我的父親。你家裡有很多財產，你住在家裡就可以做功德啊[1.7]，不要這樣做！」

「弟弟啊，聽了導師的開示後，我已不能再過在家生活了。初、中、後善、微妙闡釋之法被導師所開示，居家生活要將其圓滿是不可能的，弟弟啊，我要出家去。」

「哥哥啊，您現在還年輕，等老了再出家吧。」

「弟弟啊，老人連自己的手腳都會不聽使喚，不受自己控制，更何況是親戚，我不會聽你的，我要圓滿沙門的行道。」

他們被衰老磨損；手足變得無力。

凡其力量已被摧毀者，他將如何修行法 (*dhamma*) 呢？」

¹ 布施之後是持戒 (美德)，持戒之後是生天，生天之後是道 (*magga*)；如此依次第而說的教法。

² 註釋：「卑下」 (*okāra*)，是指低劣 (*avakāra*)、墮落的性質 (*lāmakabhāva*)。疏：「墮落的性質」 (*lāmakabhāva*) 是指一種不高尚的狀態 (*nihīnabhāvo*)，這是非尊貴者 (*aseṭṭhehi*) 所追求的，而不是高尚者所應追求的。

「我要出家去，弟弟。」

大護不顧他弟弟的哭號，來到導師面前請求出家，獲得了出家與具足[戒]。在老師 (Ācariya；阿闍梨)、戒師處住了五年，出雨安居自恣邀請過後，他前去禮敬導師，說：

「師父，在此教法中有多少責任 (*dhura*) 呢？」

「教理的責任和觀禪的責任，比丘只有這兩種責任。」

「師父，什麼是教理的責任，什麼又是觀禪的責任呢？」

「根據自己的智慧學得一部、兩部尼柯耶或整個三藏佛語後，將其憶持、講述、教導，這就是教理的責任；生活簡樸並樂於居邊遠住處，於自身建立壞滅[想]，恆常修觀直達阿羅漢，這就是觀禪的責任。」

「師父，我年老時才出家，要圓滿教理的責任是做不到了，但我要圓滿觀禪的責任，請教我一個禪修業處吧。」於是導師為他講述了直到阿羅漢的業處。

大護禮敬導師後，尋找同伴比丘，找到六十個同伴後就一起出發了。在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以後，他們來到一個邊遠的大村莊，然後他和同伴們就入村托鉢。

人們一看到這群具足行儀的比丘就心生淨信，敷設座位，請[他們]就座，供養了殊妙的食物，問道：

「師父，聖尊們要去哪裡？」

「[去]安樂之處，近事男們。」當他們這樣說時，這些賢智的人們就知道師父們在尋找雨安居的住處。

他們說：「師父們，如果聖尊們這三個月能住在這裡，我們將住立於皈依且獲得戒。」

比丘們也考慮到「我們如果依止這些家庭而住，將會出離諸有」，就同意了。

人們獲得他們的同意後就清理了寺院，建造並供養了夜間住處和日間住處，他們就固定在那個村子托鉢。

當時一位醫生前來向他們邀請道：「師父們，許多人的住處會有疾病發生，當發生時就請告訴我，我將會製藥。」

在入雨安居那天，大護長老呼叫並詢問這些比丘：賢友們，在這三個月期間你們將以幾種威儀度過呢？

「師父，四種。」

「賢友們，這樣合適嗎？不是應當不放逸嗎？我們從活著的佛陀面前獲得業處而來，通過放逸是不能取悅諸佛的，你們應以良善的心取悅他們。四惡趣如放逸者的家，願你們不放逸，賢友們！」

「師父，那您將怎樣做呢？」

「我將以三種威儀度過，不躺臥，賢友們！」

「善哉，師父，願您不放逸。」

此後長老[長時間精進]就一直沒有[躺臥]入睡 (*niddam*)，一個月過後，到了第二個月他得了眼疾，淚水從雙眼不停流出，如同一個破裂的水罐漏水一般。

他徹夜行沙門法，明相（天亮）出現時進入房間坐下。

比丘們在托鉢時來到長老處說：「師父，托鉢時間到了。」

「賢友，那帶上袈裟和鉢吧。」令人拿取自己的衣鉢後，他出發了。
比丘們看到他眼睛裡流出眼淚就問：「這是怎麼啦，師父？」「賢友們，我的眼睛被風所傷。」

「師父，不是有位醫生邀請過我們嗎？我們去告訴他。」「好的，賢友們。」
他們就去通知了醫生。醫生熬好藥油讓人送了過去。長老就坐著將油從鼻子里灌進去，灌完後進入村子。醫生看到就問他：「師父，聽說聖尊的眼睛被風所傷？」

「是的，近事男。」
「師父，我熬好送去的油，您有沒有灌進鼻子呢？」「有的，近事男。」

「那現在怎麼樣了呢？」「還是那麼痛，近事男。」
醫生心想「我送去的油用一次就能夠痊癒，為什麼病沒有好呢？」他又問：「師父，您是坐下灌的油，還是躺下灌的呢？」長老沉默了，即便一次又一次被問及時，他也不說話。

醫生心想「我要去寺院看看長老的住所」，[他對長老說]：「這樣的話，師父，您請回去吧。送走長老後，醫生去到寺院觀察長老的住所，只看到經行和坐的地方，沒有看到睡覺的地方。就詢問道：「師父，您是坐著還是躺著灌的？長老沒有說話。

「師父，不要這樣，只有身體健康才能修行沙門法，請躺下來灌吧！」他一再地這樣請求。

「賢友，你先去吧，[找人]商量後，我將知道[該怎麼辦的]。」長老送走了醫生。
長老在那裡既沒有親戚，又沒有親人，他又能和誰商量呢？對自己的身體說話、自我勉勵、自我告誡[1.11]：「賢友護者啊，說說看，你是要顧及眼睛還是佛陀的教法呢？無始的輪迴中，你無數次瞎眼，而且數百千位佛陀已經過去了，你連他們中的一位佛陀都沒有親近過，現在在這三個月雨安居期間我將不躺臥。我將持續地精進三個月。因此，你的眼睛壞了也罷、毀了也罷，只要護持佛陀教法，不要顧惜眼睛！」如此，他一邊勸誡自己的色身，一邊說出了這些偈頌。：

「願我所愛著的眼衰敗，願耳也衰敗，如是身亦然。

凡此一切依於身者，都願其衰敗。

被受護者（*Pālita*）啊，你為何放逸？

願我所愛著的眼衰老，願耳也衰老，如是身亦然。

凡此一切依於身者，都願其衰老。

被受護者啊，你為何放逸？

願我所愛著的眼破壞，願耳也破壞，如是身亦然。

凡此一切依於身者，都願其破壞。

被受護者啊，你為何放逸？」

如此以三首偈給予自己教誡後，長老就坐著灌完鼻入村托鉢去了。醫生看到他就問：

「師父，您灌鼻了嗎？」「灌了，近事男。」「怎麼樣了呢，師父？」「依舊痛，近事男。」「師父，您是坐著還是躺著灌的呢？」長老沉默不語，即便被反覆問及時也什麼都沒說。於是醫生就對他說：「師父，您不按照適當的方式做，從今以後請不要說某某為我熬好的藥油，我也不會說我為熬好的藥油。」他被醫師宣告無法醫治後，回到寺院，便（對自己說）：「你連醫師也已放棄你了，沙門啊，不要捨棄威儀行處

（*iriyāpatha*）！」

「被治療所捨棄，甚至被醫者所避開。

已註定屬於死王，被受護者啊，你為何放逸？」

長老用此偈教誡完自己後繼續修習沙門法。中夜結束時，他的視力和煩惱同時被摧毀了，成為了一名純觀阿羅漢，然後走進房間坐下。

諸比丘在托鉢行乞的時候來到，說道：「尊者，托鉢的時間到了。」

「賢友，[已經]到時候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尊者。」

「是的，師父。」

「那你們去吧！」

「那您呢，師父？」

「賢友們，我的眼睛已經瞎了。」

看過他的眼睛後比丘們熱淚盈眶，「師父，不用擔心，我們會照顧您的。安慰完長老，他們做完應盡的大小責任後就入村托鉢去了。

人們沒有看到長老，就問：「師父們，我們的聖尊在哪呢？」

他們聽說事情經過後，讓人送去粥後，自己帶著鉢食去到長老那裡，禮敬後匍匐在長老足下哭泣，說：「長老，我們會照顧您的，不用擔心！」安慰完長老就離開了。

從此以後，他們就一直派人將粥飯送到寺院，長老則不斷教誡其他的六十位比丘。他們遵循他的教誡後，在雨安居結束，自恣日來臨時，全部證得了具四無礙解的阿羅漢。

出了雨安居，他們想去見導師，就跟長老說：「師父，我們想去見導師。」

長老聽了他們的話，心想：「我虛弱無力，途中有被非人佔據的森林，我若與他們一同前往，所有人都會疲憊，也將不能得到食物，我要讓這些人先走。」於是對他們說：

「賢友們，你們先走吧。」

「那師父您呢？」

「我虛弱無力，並且途中有被非人佔據的森林，我要跟你們一起走的話，所有人都會疲勞，你們先走吧！」

「師父，請不要這樣做，我們要跟您一起走。」

「賢友們，你們不要樂於如此[一起走]，這樣的話我就會不安樂的。此外，我弟弟看到你們後，將會問起，你們就把我眼睛瞎了的情況告訴他，他就會派人來到我這裡，我會跟他一起走，請以我的話禮敬十力（佛陀）和八十大長老。」說完後就送走了他們。

比丘們向長老請求原諒過失以後就入村了。人們看到他們，請他們坐下並供養食物後問：「諸位師父，聖尊們看樣子是要走？」

「是的，近事男，我們想去見導師。」他們一再地哀求，當知道比丘們去意已決時，他們送了一段，哭泣一番，就回去了。

他們次第去到了祇園林，以長老的名義禮敬了導師和八十大長老。第二天，他們去往長老弟弟所住的街道托鉢。那位富翁（長老弟弟）認出了他們，請他們坐下，致以歡迎，問道：「師父們，我的長老哥哥在哪裡呢？」當時，比丘們把那事情經過告訴了他。他聽了那件事後，在他們足下打著滾哭泣並詢問：

「師父們，現在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長老希望這邊能有人過去，當那個人抵達時，長老就會跟他一起回來。」

「好的，師父，這是我外甥，叫做巴力達（*Pālita*：被受護者），你們派他去吧。」

「不能這樣派過去，路上有危險，應該讓他出家後再派過去。」

「那這樣做了後再派他去吧，師父。」

於是將巴力達剃度了，並花了半個月時間教他穿衣、持鉢等，然後告訴他道路就把他派去了。

巴力達次第來到了那個村莊，在村口看到一位老人，問道：「這個村子附近是否有任何森林道場呢？」

「有的，師父。」

「誰住在那裡呢？」

「一位名叫護者的長老，師父。」

「請告訴我去的路吧。」

「您是誰呢，師父？」

「我是長老的外甥。」

老人就把他帶到了寺院。他禮敬了長老，履行半個月的大小責任，並妥善地照顧長老後，說：「師父，我的富豪舅舅希望您回去，來，我們走吧。」

「那就拿上我的這根拐杖吧。」

他拿上拐杖和長老一起進入村中。人們請長老入座後問：「師父，看樣子要走？」

「是的，近事男，我要去禮敬導師。」他們用種種方法請求，未得[允諾]，就送長老走了一段路後悲泣而返。

沙彌用拐杖的一頭帶長老前行，在途中一個森林裡，來到長老曾住過的一個叫做木鎮（*Kaṭṭhanagara*）的村子。出了村子，森林裡一位採薪女唱著歌，在搬運木柴，沙馬內拉被她的歌聲吸引住了。沒有其他聲音能像女人的聲音一般能讓男人沉醉。世尊曾說：

「比丘們！我實不見有任何別的一種聲音，能像女人之聲那

樣，佔據男人之心而住。」（《增支部.1.2》）

沙彌在那被[聲音]相 (*nimitta*) 吸引住了，放下拐杖[對長老說]：「師父，您先等一等，我有事情要做。」說完去到女人那裡，她看見他後，默然不語。他則與她一起陷入戒德敗壞 (*sīlavipattiṃ pāpuṇi*)。

長老心想：「剛才聽到一陣歌聲，而那女人的聲音停了，沙彌也[去了]很久，想必他和她敗壞戒德了。」

沙彌完事以後就走回來，對長老說：「我們走吧，師父。」

長老就問他：「你造惡了，沙彌？」他沉默不語，即便長老一再地追問，他也什麼都不說。

於是，長老就對他說：「賢友！在家人的惡也好，出家人的惡也好，惡終究只是惡。你即使住於沙門身份中，連最起碼的戒行都無法圓滿；成了在家人後，又還能做出什麼善事呢？像你這樣的惡人，沒有拿拐杖的必要。」

他生起了恐懼，脫下袈裟，依在家人的方式穿著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我之前是沙彌，然而現在是在家人了。[並且]我出家時不是因信而出家的，而是害怕途中的危險才出家。來，師父，我們走吧。」

長老回答：「賢友，無論在家惡人還是沙門惡人都是惡人，你身為沙門時連戒都不能圓滿，成為在家人後又怎會行善呢？像[你]這樣的惡人不要握著我的拐杖。」

「師父！這條路有非人（*amanussa*）擾害，而且你們又失明，沒有帶路者，怎麼能住在這裡呢？」

長老對他說：「賢友，你不用如此操心。不論我是躺在這裡死掉，甚至即使我反覆翻轉、輾轉掙扎，我都不會和你一起走。」

然後說出這些偈頌：

「來吧，我是眼已毀壞之人，已來到曠野之路。
我躺臥著，不再前行；愚者之中沒有同伴。
來吧，我是眼已毀壞之人，已來到曠野之路。
我將死去，不再前行；愚者之中沒有同伴。」

聽了那話後，巴力達生起了恐懼，[心想]：「我的確造了嚴重、粗暴、不當之業！他舉起雙臂哭泣著跑入森林，就那樣離開了。」

然而，帝釋王那六十由旬長、五十由旬寬、十五由旬高的色如勝妙花寶座，當他要在坐下與起身之時，自然會下降與升起。天王帝釋的黃白石寶座，因長老的戒德之威力(*sīlateja*)而發熱了。帝釋[心想]：「究竟是誰，想要使我從此座位上移開？於是向下觀察，用天眼看見了長老。因此，古代的[老師們]說：

『千眼天王帝釋尊，
澄明天眼細觀尋；
此名被受護者（*Pāla*）厭諸惡，
淨已活命遠垢塵。』

當時天帝心想：「如果我不去到像這樣的斥責惡人、尊重教法的聖尊跟前，我的頭將會裂為七瓣，我要去到他跟前。隨後，

千眼天帝統天界，天王威德耀王尊；
須臾即自天宮降，來詣眼護長老前。

抵達後[1.18]在長老不遠處發出腳步聲。於是長老就問他：

「這是誰？」

「是我，師父，一個旅行者。」

「你要去哪裡呢，近事男？」

「舍衛城，師父。」

「去吧，賢友。」

「師父，聖尊又要去哪裡呢？」

「我也要去那裡。」

「那我們一起走吧，師父。」

「賢友，我虛弱無力，你與我一起走的話會耽誤的。」

「我沒有急事，我與聖尊一起走的話，十福業事會得其一，一起走吧，師父。」

「這想必是位善士。」長老如此思惟後，就說：

「既然如此，我會[跟你]一起走的，握住拐杖的一端吧，近事男。」

帝釋王照做了，然後（用神通力）將路途縮短，在黃昏時分將[長老]帶到了祇園林。

長老聽到螺貝聲和鼓聲等，就問：

「哪裡來的聲音？」

「舍衛城，師父。」

「我們以前來的時候要很久才到啊。」

「師父，我知道一條捷徑。」

此刻長老意識到：「這不是人類，想必是一位天神。」

千眼的天帝，諸天之王，執持天王榮耀者，

將那道路縮短之後，迅速到達舍衛城。

帝釋王將長老帶到[舍衛城]後，又帶他到他弟弟專門為他建的葉屋 (*paṇṇasālam*)，請他在凳子上坐下後變化成他（長老弟弟）好朋友的樣子，前去對小護說：「小護兄弟！」

「怎麼啦，朋友？」

「長老來了，你知道嗎？」「我不知道，長老到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朋友。我剛去到寺院，看到長老坐在你令人建的葉屋中，然後就來了。說完就離開了。」

小護去寺院後看到長老，在他的腳下打著滾哭泣，「師父，我預見到這種情況，才不讓你出家……」，說完，使兩個小僕人成為自由民，然後讓他們在長老跟前出了家。並安排道：「從村裡帶來粥飯等奉養長老吧！沙彌們履行大小責任而侍奉著長老。」

有一天，住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比丘[心想]：「我們要看望導師」，他們來到祇園林，禮敬佛陀和八十大長老後，當在寺院裡漫步時，到達了護眼長老的住處，說：「我們也看看此處吧」。就在傍晚時來到該處前面，當時起了大雨雲，[忖道]：「現在太晚了，又起了雨雲，我們還是[明天]再去看吧！」於是他們就返回了。

初夜時分下起了雨，中夜就停了。長老是個精進的人，習慣於經行，因此後夜時分就下到經行道[經行]。當時很多小蟲從剛淋濕的地里鑽了出來，長老經行時踩死了很多。侍者們並未在清晨就打掃長老的經行處。其他比丘說：「我們去看長老的住處吧。」

他們來到長老經行處，看到很多昆蟲屍體，就問：「誰在這裡經行了？」

「是我們的戒師，師父們。」
他們譏嫌道：「賢友們，看看沙門的行為吧，在有視力的時候躺下睡覺，什麼也不做，現在失去視力時[卻想]『我要經行』，殺死這麼多昆蟲，[雖然出於]『我要做有益的事』，[然而卻]做了無益[的事]。」
於是，那些比丘前去稟報如來：
「師父，護眼長老出於『我要經行而殺死了很多昆蟲。』」
「你們看到他殺了嗎？」
「沒有看到，師父。」
「正如你們沒看到他[殺]，他也沒看到那些生命，諸比丘，漏盡者不會有殺生之心。」
「師父，他有證得阿羅漢的親依止，為什麼會瞎呢？」
「是源於他自己所作的業，諸比丘。」
「那麼，師父，他做了什麼？」
「既然如此，諸比丘，諦聽！」[然後佛陀說出了以下故事：]

曾經，咖西國王（*Kāsi*）在統治巴拉納西（*Bārāṇasi*）時，有位醫生行走於鄉村城鎮間行醫。看到一位視力衰弱的婦女，就問她：「你哪裡不舒服？」
「我眼睛看不見了。」
「那我幫你製藥？」
「做吧，先生。」
「你會給我什麼呢？」
「如果我的眼睛能復原，我和我的兒女就充當您的奴隸。」
他回答「好的」，配好了藥。只用了一次藥，她的眼睛就復原了。
她心想：「我承諾過『我會和兒女一起做他的奴僕』，但他不會善待我的，我要騙他。」
醫生前來問她：「賢妹，怎麼樣了？」
她答道：「以前我的眼睛只是略有疼痛，現在卻非常痛了。」
醫生心想：「此人欺騙了我，不想給任何[報酬]，我不要她給的報酬了。現在我要弄瞎她。然後回家將此事告訴了妻子，他的妻子沒有說話。」
他調配了一種藥，去到那婦人面前，[說]：「賢妹，把這個藥塗上吧。」讓她塗上藥。
然後她的雙眼就像燈火熄滅般失明。

那個醫生就是護眼。諸比丘！我兒子當時所造之業[從此]就跟隨其後。那惡業跟隨[愚人]就猶如車輪跟隨拉車公牛的腳步一般，跟隨著負擔重擔的人。

講述完這個故事之後，建立了前後的關聯，並奠定了教法的綱要，法王如同以王印蓋印一般，說出了這首偈頌。

1.
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,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,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, bhāsati vā karoti vā,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, cakkamva vahato padaṃ.

諸法意為先，意主意所生；若以染汙意，或語或行動；由此苦隨彼，如輪隨獸足。

在此，「意」（*mano*）：[通常]是指欲界善心等類別的所有四地的心

（*catubhūmikacitta*）³。但在本句，「意」只被限定、指定、特指當時那個醫生生起的憂俱瞋恚相應心。

「為前」（*pubbaṅgamā*）：[諸法]具有以其（意）為主導[的性質]。

「諸法」（*dhammā*）：所謂法，以功德、教示、教理、非有情非生命而分為四種。其中：

1) 「[正]法和非法，二者果報異。非法導地獄，[正]法至善趣。」（《長老偈》304，《本生》1.15.386）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功德法。

2) 「諸比丘，我將向你們宣說初善……之法」（《中部》3.420），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教示法。

3) 「在此[教法中]，諸比丘，一些良家子學得法：經，應頌……」（《中部》1.239），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教理之法。

4) 「在彼時，有諸法，有諸蘊。」（《法集論》121）這[里的「法」]名為非有情之法，它也是非生命之法。

在這些[含義]中，此處是指非有情非生命之法。它從含義上是指三種非色蘊，即受蘊、想蘊和行蘊。這些（法）因「意為先導」，故名「**意為前導**」（*manopubbaṅgamā*）。

然而，如何與這些具有同一依處、同一所緣，於同一剎那生起，無先無後的意（*mano*），會被稱為前導（*pubbaṅgama*）呢？由於具有作為生起之緣的意義。正如許多人共同作掠村等業時，若有人問：「誰是這些人的前導？」凡是作為他們之緣、依止於他而令他們作此業的人，不論是施主或朋友，便被稱為他們的前導（*pubbaṅgama*）；同樣地，此處也應如此理解。[1.23]

因此，由於具有作為生起之緣的意義，意（*mano*）是這些法的前導，所以稱為「意前導」

（*manopubbaṅgamā*）。因為，當意不生起時，它們便不能生起；然而，即使某些心所（*cetasika*）不生起，意仍然確實會生起。

然而，就主宰而言，意（*mano*）是這些法之中的殊勝者，因此稱為「**意為主**」（*manoseṭṭha*）。正如盜賊等人之中，盜賊首領等是主宰、是最上的；同樣地，在這些法之中，意（*mano*）是主宰，而意本身就是最上的。又如由木材等製成的種種器物，被稱為「木製」等等；同樣地，它們因為由意（*mano*）所生，所以被稱為「**由意所造**」（*manomayā*）。

「染污」（*paduṭṭhena*），是指被外來的貪求（*abhijjhā*）等煩惱（*dosa*）所染污。因為自然狀態的意就是有分心（*bhavaṅgacitta*）；那是不染污的。正如清淨的水，被外來的青色等雜質所污染，而成為青水等種種差別；然而，它既不是新的水，也不完全就是先前的清水。同樣地，那[意]也是被外來的貪求等煩惱所染污；然而，它既不是新的心（*citta*），也不完全就是先前的有分心

（*bhavaṅgacitta*）。因此，世尊說：

「諸比丘！此心（*citta*）是光明的；然而，它被外來的染污所污染。」（《增支部》1.49）

如此，若以染污的意而說，或者而作，那麼，當他說時，他所說的只是四種語惡行

（*vacīduccarita*）；當他作時，他所作的只是三種身惡行（*kāyaduccarita*）。不說、不作時，由於具有被貪求（*abhijjhā*）等所染污的意狀態，他便圓滿三種意惡行（*manoduccarita*）。如此，對他而言，十種不善業道⁴（*akusalakammamāpatha*）便達到達到全面化。

「由此苦隨彼」（*tato naṃ dukkhamanveti*）：由於[身口意]三惡行，苦跟隨著那個人。由於惡行的力量，身心果報之苦以基於身體及其餘（名蘊）的方式跟隨其自身，無論他前往四惡趣或人間。

如同什麼呢？「如輪隨獸足」（*cakkamva vahato padaṃ*）：就像牛拉著 軛，輪子跟隨套著軛的牛的腳。就如同牛拉著車一天、兩天、五天、十天、半個月乃至一個月，它也無法令輪子停止[跟隨]或者丟棄輪子。事實上，當它前進時，軛就從前面卡住脖子；當它後退，輪子就從後面撞到腿上的肉，通過這兩種方式折磨[牛]的輪子跟隨它的足。同樣，以染污心盈滿三惡行而住的人，無論他到達地獄等任何地方，以惡行為根源的身心之苦都跟隨著。

在偈頌結束時，三萬比丘證得了具無礙解的阿羅漢。開示對到場的聽眾也是有利益、有果報的。

³ 四地心：欲界心、色界心、無色界心、出世間心。

⁴ 十不善業道是身三、口四、意三的十種惡業：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婪、瞋恚、邪見。

《護眼長老的故事》（*Cakkhupālatthera vatthu*）(Dpd no. 1)

法曜比丘 (Dhammadīpa Sak, PhD) 譯註 (08.10.2026)

護眼長老的故事[終]。